

Jingshangjing Wenji

井上靖 文集

郑民钦—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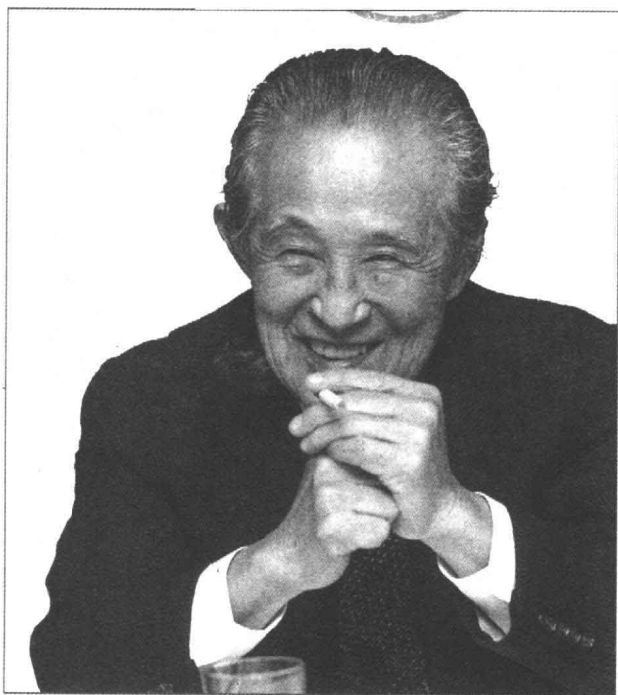
第 3 卷



Jingshangjing Wenji

井上靖文集

郑民钦 / 主编



AB220/09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上靖文集/(日)井上靖著;郑民钦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 重印
ISBN 7-5396-1680-6

I. 井… II. ①井… ②郑…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日
本-现代 IV. 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404 号

井上靖文集(1—3)

郑民钦 主编

责任编辑:凌敏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9.25

插页:2

字数:900,000

印数:3000

版次:1998年4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80-6/I·1566

定价:58.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井上文学的原型本质

郑民钦

当日本战后社会从T·S·艾略特的“现代是一片荒原”中逐渐拯救出来的时候，井上靖的散文诗带着追求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感性秩序的自律意识性格向世人展现新一代作家的风采。井上文学的出发点可以说是散文诗。在他战后不久喷发而出的散文诗的背后其实颤动着诗人“穿过海峡的海底，回到战败的祖国”的悲哀的灵魂。

从散文诗引发而出的《猎枪》、《斗牛》、《黯潮》、《冰壁》等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的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以不同的手法细致入微地刻画在憧憬与破灭、希望与失望、清醒与迷惘交错矛盾的战后初期人们的各种形态和心态的蜕变，无论是事业的成败，还是爱情的悲欢，人的所有的营生都逃不出孤独的命运的支配。“后来，在都市的车站或者繁华街的深夜，我曾经突然，啊，多么想像他那样行走。缓慢、平静、冷酷——。每当这时，在我的眼睛里，猎人的背景不是那初冬的天城，而是一条冷寂的白色的河床。一支闪闪发亮的猎枪以同时渗入中年人孤独的精神与肉体般的重量感烙在肩上，放射着瞄准活物时绝对没有的、不可思议的血腥之美。”（散文诗《猎枪》）散文诗《猎枪》摆在小说《猎枪》的开头位置，无疑

表明这首散文诗的主题思想贯穿整篇小说，是小说《猎枪》的基调。散文诗中的主人公猎人三杉穰介 13 年的婚外恋的感情纠葛和结局由三封信暴露无遗。这三封信皆出于女性之手，那细腻敏锐的感受通过哀婉悱恻的文字如泣如诉地道出恩爱怨恨、难以言状的情绪。爱与憎永远伴随着生与死。这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写不完道不尽，古老而新鲜。爱的真诚、爱的虚伪、爱的背叛、爱的憎恨大概是人类最激动人心的感情活动之一。三封信似乎都少有心理变化的流动，却以充满色彩感的语言和感觉形象袒露长期郁积心底的痛苦与烦恼，把无尽的爱恋、悲伤、歉疚、懊悔都向这个男人诉说，以便从令人精疲力竭的爱的情结中摆脱出来。这三个悲剧化的女性最终给三杉穰介留下什么呢？三杉穰介可以说是对“白色的河床”的理解上的化身。他不仅现在孤独，而是经常孤独，这 13 年如梦幻般虚无飘渺、糊涂暧昧。唯一的现实就是他正肩背猎枪，沿着苍白干涸的河床缓缓独行。正如作者最后所说：“这三封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通过这三封信，他知道了什么呢？他未必能从上面得知新的事实吧。绿的蛇也好，彩子的蛇也罢，他不是早已看穿她们的原形了吗？”他被妻子、情人、情人的女儿抛弃的结局是中年男子的生活失败者孤独哀愁的命运的具体表现。这三封信犹如“爱的奏鸣曲的形式”，“爱”的主旋律逐渐变成“悲哀”、“离别”和“死亡”的变奏曲，弹奏出爱的音符的表达的人的存在本身的不可理喻性。所以，“白色的河床”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寻找自我坐标的中年男子的心像风景底层里感伤之光的折射。尽管他背着能够“断送动物生命的、泛着白光的钢铁器具”“丘吉尔式双筒猎枪”，全身“冷酷的武装”，但是在历史命运面前依然是个弱者。这不仅是女性，对男人、对处在被不断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活动的强烈欲望所驱使的时期的中年男人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孤独。这种孤独同时也深深“烙”着作者自身的浓重影子，才显示出难以承受的“重量感”。

《猎枪》发表在 1949 年《文学界》第十期，《斗牛》发表在该刊同

年第十二期。两篇作品同时推荐给芥川奖，1950年2月，评委会一致通过《斗牛》获第二十二届芥川奖。但是，从评委的评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评选《斗牛》时，脑子里同时也装着《猎枪》。

《斗牛》把舞台置于战后初期动荡混乱的阪神，通过主人公新大阪晚报编辑部主任津上组织斗牛比赛，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及爱情的纠葛。斗牛和爱情在整个作品中交叉重叠，相互促动，相互制约，相撞相克，又相辅相成。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冷酷与温馨的对峙，绵密细微，扣人心弦。当然，斗牛也好，爱情也罢，始终出于为金钱而疯狂般的社会所造成的人心的裂变，赌徒的复杂心态是人与生活的具像相契合的结果，津上的性格是战后一大批人焦躁、迷惘、不安、盲目的精神状态的缩影。他的狂热含着对生命感的忧郁，那是让众多被赶上斗牛场的具有赌徒心理的人同样狂热的一种特异性格，在斗牛场里发疯的人们和发疯的牛都忘我在阴暗的生命感里，只有他冷静得孤独。无疑，这性格也隐藏着作者本身的影子。津上表面上是精力充沛、聪明能干的属于行动的人，但他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虚无的情感，即使在情人的怀里，也不会让自己和对方的灵肉充分燃烧，冷漠、应该说是冷酷使他的眼睛始终保持着近乎残酷的冷静和清醒，那是“令人不堪忍受的冰冷的鱼的眼睛”。津上把全部的热情精力投入到事业上，他并非事业家那样出于一种“积极的”动机，而是向自我心中的“虚无”挑战。所以，从另一面看，津上表面上的“行动人”的性格其实是“白色的河床”的孤独的反面，是孤独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斗牛》的津上和《猎枪》的三杉穰介都是背负着“白色的河床”的“孤独人”。比较这两部作品，山上健吉恺切中理地指出：井上靖的“第一部作品《斗牛》和第一部作品《猎枪》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两种倾向的原型。当然，两种倾向在一部作品里难以截然分开地纠缠着，共存在一起，所以机械性地分类反而会引发错误。不过，大致地说，《猎枪》是井上靖抒情性作品的原型，《斗牛》是井上靖叙事性

作品的原型。”(《井上靖文库》第二十卷解说)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白色的河床”都是一条主轴,其区别在于“遁世式的态势”和“行动式的态势”,这两种态势当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互相缠绕在一起,形成井上文学精神内构的两个方面。

《冰壁》是井上靖“新闻小说”的顶峰,因此迎来日本新闻小说的黄金时代。这篇小说直接取材于当年发生的一起登山遇难事故,这起由于登山的尼龙绳突然断掉造成的事故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尼龙绳事件”。经过反复曲折的调查,最后经过科学试验,证明尼龙绳很容易被岩角切断,其强度只有麻绳的二十分之一。《冰壁》就其故事情节本身可以说是事实的再现,但作为文学作品,渗透着作者对事件独自的诠释和艺术性的运作。鱼津和小坂两个好友一起去登山,由于登山用的尼龙绳突然断了,小坂摔死。尼龙绳厂家声称尼龙绳坚牢无比,绝对不会断,于是小坂自杀、鱼津杀人的种种流言蜚语不胫而走,给鱼津造出极大的压力。后来,鱼津的上司、小坂的情妇美那子的丈夫公开进行尼龙绳强度试验,证明尼龙绳不会断。在鱼津四面楚歌有口难辩的处境里,美那子爱上了鱼津。在鱼津的洁白得到证明、却未能为社会承认的孤独之中,小坂的妹妹爱恋着他。他们决定结婚,在一起登穗高山的时候,鱼津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死。故事以悲剧告终,这个悲剧的起始和终结都发生在被人们视为“圣地”的高山。登山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嫉妒、憎恶、虚荣等浅薄的世俗与“登山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文学里,二者往往呈现二律背反的对立。山,是斯多葛哲学以及坚强诚实友爱的象征,与变幻莫测纷扰无常的世俗人间形成尖锐的对立。正是这二元的对立,造成无数的悲剧。死是肉体的悲剧,而被人误解、怀疑,乃至诽谤,不得其辩,则是心灵的悲剧。这比肉体之死更可悲。鱼津在石头不时坠落的山谷间不肯后退,他不愿意回到美那子的身边,于是继续往前走。在这里,山就是他的斯多葛哲学的化身,而他以死为代价才第一次发现斯多葛哲学的价值,使他

的悲剧得到人格的升华。井上靖在这里再一次强烈显示着命运法则的不可抗拒。鱼津与美那子明知没有结果相爱注定着他们要受到人生残酷的惩罚,但是人不能背叛自己的感情,因此最后只剩下孤独流离的真实世界。正如美那子说的那样:“鱼津恭太已经不在这个世上。我和鱼津在最后一刻互相悄悄显示的那仅仅瞬间的生命现在也不复存在。”“仅仅瞬间的生命”,那是无比清纯的瞬间的终焉,也许是错觉里的真实的生命。即使是错觉,也是一种慰藉。井上造型出一个纯洁透明的生命的悲哀。

《比良山的石楠花》、《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揭示科学与良心、艺术与道德的矛盾,在自己所从事的神圣事业受到现实的种种陈旧的传统冲击的时候,当自己的才华不被社会承认的时候,人的灵魂就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或者自我磨砺矢志不移,或者孤芳自赏穷愁潦倒,或者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在这里,人的意志受到考验,人的懦弱性会充分作怪。但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他们的心灵深处注定渗透着孤寂的悲哀。原芳泉也好,三池俊太郎也好,复杂的心态无疑是面对现实的不合理性所沉淀的心理纠葛,他们都是带着悲剧性格的人物,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着对处理悲剧命运时的不同人格和价值取向。作者对原芳郎的冒名卖画,除了阐述个性的失败外,更注重剖析社会环境的因素,这就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统一问题,使作品中的人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斗牛》中的“行动人”津上、《黯潮》中的速水、《玉碗记》中的安闲天皇及其妃子、《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中一辈子无法从自卑情结中摆脱出来的原芳泉、《射程》中狂热追赶死亡的諏访高男、《比良山的石楠花》中以白色的姿态演出悲剧的三池俊太郎、《冰壁》中的鱼津,以及井上靖去世后出版的遗作《石涛》中在“生”与“死”的纠葛中企图杀死妄想的“我”和石涛,这些各具个性的出场人物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是在同样荒废的“白色的河床”这个大背景下,被风化的情念所翻弄的孤独本身的具像,而作

为人的本质，又是无可抗逆的。从《苍狼》、《杨贵妃传》、《永泰公主的项链》、《西域物语》等作品中，也同样可以发现人在活动空间里规定自我存在的个性的部分欠缺以及对这种欠缺的无奈。从《猎枪》、《斗牛》到《孔子》所共有的普遍性构筑成井上文学的气质，其主轴可以说是一条人生的“白色的河床”。井上靖在其晚年的大作《孔子》里所表现的对“干涸的河道”的成熟和深刻比处女作《猎枪》不仅更大地张扬把自己的命运置于时空的无限流动里的人的情念，而且把从《猎枪》的“河道”里流淌出来各种人物形象加以综合，显示着某种深化。我以为，理解井上文学的人生与社会、命运与历史、宇宙与自然的对话的秘密，钥匙就是这条“白色的河床”。当然，所谓“白色的河床”并非游离现实的“象牙之塔”，它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民族性。在战后初期的物质和精神的“荒原”上萌生的“干枯”的感情风貌贯穿他的一生。

明白易懂的文体与“白色的河床”的内涵所铸就的井上文学具有通俗性、可读性，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可以说是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中间体，文学气息浓郁的大众文学，或者是具有通俗性的纯文学。于是，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契合点就成为一个问题。正是这种契合点的暧昧发现了井上文学的一种新文体的价值。

日本的文学风土所培植的井上文学的内在建构确立了他作为现代文学巨匠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目 录

1	井上文学的原型本质	郑民钦
1	斗 牛	李德纯译
54	猎 枪	竺家荣译
90	比良山的石楠花	唐月梅译
122	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	唐月梅译
159	冰 壁	竺祖慈译
489	井上靖年谱	郑民钦编译
497	编后记	郑民钦

斗 牛

从明春1月20日起在阪神^① 球场举行三天斗牛赛的通告，以显著位置刊登在《大阪新晚报》上，那是21年^② 12月中旬的事。那天，刊登这篇通告的清样一打好，编辑部主任津上就拿起一张往衣袋里一揣，然后会同孤零零久候在寒气袭人的会客室里的田代，走上下午的街头。两三天来，天气彻底转冷，给人以寒冬腊月的感觉，凛冽的北风不时扫过地面吹来。田代从津上手中接过那张清样，定睛凝视着，心中暗想：好家伙，总算是登出来了。于是，情不自禁地满脸绽开了笑容，但马上又收敛起来。

“今后就看宣传工作啰，如果不大张旗鼓宣传一番的话……”田代一边迅疾走着，一边把被风吹着的那张清样折成四叠胡乱往衣袋里一塞。“对啦，有个新问题想同你谈谈。”

田代好像不知道什么是疲倦。一件工作刚结束，紧接着又向新的目标前进了。这次，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发表了斗牛赛的通告，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田代身上却没有留下劳累的痕迹。

“怎么样，可不可以进一步把出场比赛的牛都买下来？一头五万元，老兄，二十二头才一百一十万，太便宜啦！如果贵报要买，不

^① 大阪、神户两个关西地区毗邻城市合在一起的简称。

^② 日本现在的年号是“昭和”，如折成公元，在“昭和”年数上加1925年即可。这里是指1946年。

会有太大的麻烦。如果这边有意，我想，W市协会方面是可以谈得通的。”

田代好像专门为了谈这件事，才不远千里从四国来到此地似的，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比赛结束后，是可以立刻把二十二头牛脱手的；当然，如果觉得暂时把钱闲置一下也无妨，把牛抓在手里观望一个时期也未尝不可。总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从四国弄出这二十二头牛来，不能因为比赛结束，就厚着脸皮把它们运回去，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花一百一十万元买进来的牛，只要运到阪神，转眼工夫就可以卖一百五六十万元。如果把牛宰掉卖肉，虽然稍许费点事，但二百万元大概是十拿九稳的。这就是田代的如意算盘。

田代是肩宽腰圆、粗壮结实的中等身材，整个身子都裹在老大厚重的皮大衣中，手里提个粗纹鳄鱼皮手提包，虽然有些旧，却也是最近时兴的一件贵重用品。通往御堂筋^①只有废墟上一条寥无人迹的马路，田代走在这条路上，唯恐迎面吹来的寒风扰乱了谈话的声音，时而略停脚步，仰脸望着顾长的津上讲话。

津上尽管也在哼哼哈哈地颌首听着，但压根儿就无心理会这件事。对于创办资金仅只十九万五千元区区财产的报社来说，主办这次斗牛，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是拿报社的前途进行赌博，是远非报社能力所及的一件大事。为了筹措这次斗牛赛的经费，已经搞得焦头烂额，在目前这样一种财政情况下，谈什么把比赛的牛全部买下来，简直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报社创办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一年了，骨干由在这个国家素有两大报之一称谓的B报社职员组成，从排字到印刷、照相、联络，事事全部依靠B报社。因此，社会上总以为和B报社同属一个资金系统，是它所谓的子公司。且不论表面情况如何，从实际经营来说，还是截然分开的。老奸巨猾的

^① 大阪闹市区地名。

演出公司经理田代，这次签合同，对大阪新晚报社的经济情况无疑是翻来覆去进行过调查的。然而，他所以还要投入巨资，不过是对B报社的背景估计过高，以为即使偶尔发生意外，也绝不会亏本。以他组织这次斗牛，进而如此郑重其事提出数达一百万余元的大笔交易来看，他对创办仅仅一年的这家小报社是估计过高了。这一方面表明田代有乡巴佬演出公司经理的天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那种令人敬而远之的厚脸皮劲头和既然共事就不遮掩事实真相的企业家气质。

然而，津上对同田代合伙举办这次斗牛赛，并不太感到担惊受怕。在同田代初次见面时，他一眼就看穿了田代那种演出公司经理的狡黠、死皮赖脸和见利忘义等特点。然而，津上觉得同这种人共事还不至于吃亏。只要摸清对方那些应予警惕的性格，他当然可以马上摸得一清二楚，这并不太难。而且，同田代那种全力以赴办事业的纯真态度相比，津上感到自己比他滑头。“我说，这回是会赚钱的。”……田代讲这句话时的神情，同他斩钉截铁说出每个字的语气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是那樣的迷离恍惚。他仿佛在遥望着远方，两眼紧盯在天边一角，然后再缓缓上移。好像有一朵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什么神秘之花，从远处召唤着他的心。此时此地，田代早把金钱得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津上就像玩赏一件摆设那样，冷酷无情地观察着这位不计较盈亏的演出公司经理的痴呆般的表情，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经麻木不仁了。于是，他说：

“假如敝社不买……”

“有一个人倒是想买哩。”田代急切地插嘴说，“现在敢劳大驾走一趟就是为了这个，请您同他见见面。为了防备贵报不买，我已经另外找了个对象。和贵报合伙买也可以，即使同这件事丝毫无关，他也会出力帮忙的。他的名字是冈部弥太，不认识吧？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哩。”

田代说他了不起，津上却要打个问号。津上为了照顾田代的情

面，决定今天奉陪到底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公布了报社通告，他感到松了一口气，难得今天一身轻快。

“是位同乡的老前辈；说是前辈，年纪比我还稍稍年轻些，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啊。他是阪神工业公司总经理，另外还开几家公司。原籍伊予^①的人当中，现在无论如何要数冈部先生是名列第一的人物了。”

田代畅所欲言后，就稍稍起着身子，迈着大步走去。

田代舍松拿着那张印有“梅若演出公司经理”这个奇怪头衔的大型名片，第一次出现在津上的西官家中，大约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凡是因报社公事来访，津上一向不在家中接待。但是，那天恰巧头天晚上在是否分手的老问题上同咲子足足折腾了一夜。为了避开咲子那一对既可理解为爱情也可理解为憎恨的沉闷而又冰冷的眼睛，那天早晨他反而盼望有个来客光临。

田代一如名片上的头衔，是个道地的土包子演出公司经理。他精力充沛，红光满面，嗓音雄浑洪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轻，但他也年过半百了。他身穿茶色手织毛呢双排扣西服上衣和宽格衬衫，这些都是二十来岁小青年的花哨打扮。粗大的手指上戴着一对银戒指，浑身上下只有那条极薄的黑围巾显得寒酸，也不知因为什么，进入屋内，还照旧围在脖子上。

来访的目的是游说斗牛赛。他首先概略地介绍了一下斗牛的由来和沿革，说明在日本只有伊予地方 W 市一地举办这种比赛，接着表明，向全国各地介绍家乡传统的斗牛赛是他的毕生愿望。介绍时，他不时操着报幕员的腔调，而且富于表情变化。

“我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经纪人，但是搞这个斗牛，我并不把它当作一笔生意。要想发大财，尽可以在别的方面打主意。这三

^① 今爱媛县，在四国西北部。

十年，我所以一手承办没有多大意思的地方小戏和浪花调^①，跑遍了整个四国，说实在的，就是为了想有朝一日能把斗牛拉到东京、大阪的大舞台上！”

嘴里说斗牛不是做生意，但却口口声声强调没有比斗牛更赚钱的买卖了。

津上任凭田代在那里如同演戏似的摇唇鼓舌，自己却叼了只烟斗，把视线投向小院一隅的山茶花残株上去。那眼光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同这种人周旋，是津上每天的一项工作。对付这种局面，津上经常是一面爱理不理地听着，一面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与此无关的思念中去。这思念，多数情况下是异常孤独的。而那讲话的人，本来如同虚掷鱼叉于大海中，全无半点反响，但听到津上偶尔发出两三句敷衍应酬的话，以为很与自己意愿相符，便产生如下一种奇妙的错觉：敢情津上还在认真倾听自己讲话哩。

津上愈是心不在焉，田代就愈加滔滔不绝。

“一提起斗牛，外行人就认为它无聊已极，这是不对的。因为当地人自古以来，斗牛时总赌输赢，所以人们才有了这样的看法……”

田代说到这里，津上情不自禁地问：“还赌输赢？”

据田代说，W市每年举行三次斗牛，即使现在，几乎所有的观众每次都要赌输赢。田代这些说明，在一直漫不经心听他讲话的津上心上，倏然曲曲折折地引起了奇妙的联想，就像电影的一个镜头，在津上的头脑中极其自然地浮现出如下的场景：类似阪神球场或香炉园球场那样的现代化大看台，在场地中央竹栅栏中比赛的活物，观赏的观众，高音喇叭，成捆的钞票，万头攒动的人海。这是一幅混乱、冷冰冰但又有分量的绘画。后来田代又说了些什么，津上没再正经去听。津上在心里琢磨：赌输赢这件事还可以干。就是

^① 一种以三弦伴奏的说唱故事。

在大阪、神户这样的大城市，也会像 W 市那样，所有观众都会来赌输赢的。如果说日本人在战后还有生机的话，恐怕也就是诸如此类的事了。假如有什么东西还可以用来赌一下输赢，即使不大肆渲染，人们也会麇集在一起赌起来的。因此，把几万观众聚集在四周全是空袭烧毁的废墟的球场，让他们为斗牛赌输赢，是可能有赚头的。棒球和橄榄球虽然正在逐步恢复，但想恢复往年那种轰动一时的盛况，恐怕还得两三年时间。当前，充其量不过是玩玩斗牛的时代而已。作为报社的一项活动，在阪神地区举办首次斗牛决不算坏。作为大阪新晚报社的事业，眼下恐怕干这件事最合适了。

这件事使津上此时也闪露着如同咲子难以同他一刀两断的那种冰冷，却还保持像是灼热、放荡、水汪汪的眼光。于是，津上站了起来，用和刚才截然不同的口吻明确表示：“让我再考虑考虑，这件事也许可以干。”

大约三十分钟后，田代告辞了。室内顿时变得冷清了，津上发现自己有些兴奋。他又和平时着手新计划那样，长时间闷声不响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此刻，他反而希望独自一人呆着。

咲子开口说话才打破了室内的一片岑寂：

“这倒像是能鼓起你干劲的一件工作呢。”

她和刚才田代在时一样，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头闪动着寒光凛凛的毛线针。

“为什么？”

“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你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你就是这种人。”咲子抬头冷眼瞥了津上一眼，用既不是责备也不是叹息的口吻说，“你是有赌徒性格的一面的。”

事实上，在津上的性格中的确存在着可以称之为赌徒的一面的。

津上作为 B 报社出类拔萃的一名社会部记者，没出什么大差错地干了三年无论谁干都不免失败的棘手的社会部副主任。他裤

线一贯笔直,无论待人接物还是处理问题都相当敏捷,能干得有时甚至令人感到冷酷无情。无论怎样粗俗的事件,他都能够巧妙地在版面上处理得很雅致。当然,新闻界是吹毛求疵的,就连津上这样的人也是有冤家对头的。例如说他用钱不当咧,高傲咧,自私自利咧,讲究打扮咧,文学青年咧,等等。当然这些指责也有讲对了的一面,但正是他身上的这些缺点,反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与过去社会部记者迥然不同的文雅气氛。

战争结束后,作为合理解决大量人浮于事的一种对策,B报社另外创办了印刷厂和晚报社,把相当一部分职工调到这些附属单位去了。当时,津上是第一个被提名做晚报编辑部主任的。三十七岁就做编辑部主任,令人感到有些不大相称,但在当时接二连三创刊一大批晚报的情况下,具备创新才能,并能够与之竞争,最后取得胜利,除了津上,还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同时,还考虑到报社社长尾本是个电影界出身的人,在气派方面倒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但办报却是个十足的外行;在他下面必须配备一个既能主持编辑工作,又能在经营管理上起骨干作用的人,而这个人首先必须是个名副其实的踏踏实实的人物。在这方面,津上那种处处无懈可击、圆满周到的性格,在报社留下的印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津上就任《大阪新晚报》编辑部主任后,首先大胆采取横排的新颖版面,读者对象也明确规定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公司职员,同时,以文化娱乐相标榜,无论在写稿、采访和编排等方面,都突出了讽刺、诙谐和灵活。应当说,津上这种办新型晚报的做法基本上收到了成效的。新晚报作为别具一格的报纸,受到了京阪神地区^①公司职员和学生的欢迎,街头零售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对于熟悉战前那种庸俗低劣报纸的读者来说,确实具有清新的魅力。战争结束后重登讲台的京都一家大学法学院年轻教授,在该校学报短评

^① 京,即京都,阪神见前注,都是日本关西地方的大城市。